

各國紀行

(第二輯)

世界知識社



行紀國各

(第二輯)

世界知識社

1956年・北京

各國紀行

(第二輯)

*

世界知識社編輯、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35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印張 $6\frac{3}{4}$ ·字數157,000

1956年6月第1版

195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2,000 定價(7)0.70元

統一書號 12003·13

目 錄

亞非國家

廣島·····	叶·馬尔節諾夫	3
会晤日本工人·····	伊·契列德尼欽科 布·契科寧	9
今日印度·····	弗·雅科夫列夫	15
巴基斯坦訪問記·····	恩·克拉伊也夫	27
喀布尔旅行印象記·····	伊·維里契科夫斯基	34
在緬甸·····	奧·拜科夫	40
在印度尼西亞·····	阿·克霍洛波娃	47
錫蘭風光·····	伊·安蒂波夫	53
新加坡·····	維·苏里斯	60
訪問以色列·····	奧·考斯洛娃	66
飛往阿拉伯·····	格·本坎斯基	71
叙利亞紀行·····	塞格·波仁科	78
开罗·····	格·卡里西揚	82
在法屬几內亞·····	勒·普拉夫丁	87

歐洲國家

訪問蘇格蘭礦工·····	格·科里尼夫	93
苏联學生訪問法國·····	格·斯考罗夫	101
威尼斯——那不勒斯·····	布·伊奧根遜	109
荷蘭三周·····	伊·卡魯岑	117
我們的音樂旅行·····	伊戈·比茲罗德南	123
我們在希臘的演奏·····	李夫·奧勃林	129

芬蘭的人們和地方·····	瑪·格列塔·阿麗吉	135
会晤芬蘭學生·····	伊·斯特拉霍娃	142
亞蘭群島·····	德·伊夫列夫	148
瑞典印象記·····	維·貢卡羅夫	152
蘇聯作家在挪威·····	叶·道馬托夫斯基	158
冰島之行·····	斯·沙基索夫	177

美洲國家

蘇聯農民在美國·····	斯·緬希科夫	182
蘇聯音樂藝術家在加拿大·····		187
在南美洲的六個星期·····	德·奧斯特拉克赫	193
聖保羅癌學大會·····	尼古拉·布洛肯	200
阿根廷兩月紀行·····	利·鮑爾謝科夫	205
編者后記·····		210

目 錄

亞非國家

廣島·····	叶·馬尔節諾夫	3
会晤日本工人·····	伊·契列德尼欽科 布·契科寧	9
今日印度·····	弗·雅科夫列夫	15
巴基斯坦訪問記·····	恩·克拉伊也夫	27
喀布尔旅行印象記·····	伊·維里契科夫斯基	34
在緬甸·····	奧·拜科夫	40
在印度尼西亞·····	阿·克霍洛波娃	47
錫蘭風光·····	伊·安蒂波夫	53
新加坡·····	維·苏里斯	60
訪問以色列·····	奧·考斯洛娃	66
飛往阿拉伯·····	格·本坎斯基	71
敘利亞紀行·····	塞格·波仁科	78
开罗·····	格·卡里西揚	82
在法屬几內亞·····	勒·普拉夫丁	87

歐洲國家

訪問蘇格蘭礦工·····	格·科里尼夫	93
苏联學生訪問法國·····	格·斯考罗夫	101
威尼斯——那不勒斯·····	布·伊奧根遜	109
荷蘭三周·····	伊·卡魯岑	117
我們的音樂旅行·····	伊戈·比茲罗德南	123
我們在希臘的演奏·····	李夫·奧勃林	129

芬蘭的人們和地方·····	瑪格列塔·阿丽吉	135
会晤芬蘭学生·····	伊·斯特拉霍娃	142
亞蘭群島·····	德·伊夫列夫	148
瑞典印象記·····	維·貢卡罗夫	152
苏联作家在挪威·····	叶·道馬托夫斯基	158
冰島之行·····	斯·沙基索夫	177

美洲國家

苏联農民在美國·····	斯·緬希科夫	182
苏联音乐藝術家在加拿大·····		187
在南美洲的六个星期·····	德·奧斯特拉克赫	193
聖保羅癌学大会·····	尼古拉·布洛肯	200
阿根廷兩月紀行·····	利·鮑尔謝科夫	205
編者后記·····		210

廣 島

叶·馬尔節諾夫

我們一清早离开东京前往廣島。鐵路是沿着相模海灣走的，途經川崎和橫濱兩個工業中心。在遼远的那一边，上冲清徹的蔚藍色的天空的，是令人目眩的、白皚皚的富士山頂——日本的最高峰。許多傳說和習慣都与这个神聖的山岳有关。許多年代以來，有多少詩人、畫家用他們最好的毛筆在絲絹上、木板上和紙头上描繪并歌頌过它的美丽和它的白雪皚皚的山頂，这些詩画几乎在每一家日本人的家里都能看得到。这是日本民族的象征。

我們在宮島的觀光使我們对日本悠久的和独特的文化獲得了一个概括的印象，宮島位于日本的內海，它真可說得上是小心保存起來的日本的歷史和文化遺迹的博物館。

一輛公共汽車把我們从宮島火車站帶到碼頭上，从这个碼頭我們登上了一個很小的游覽輪船駛往这个多山的神社島上去。不久，我沿着狹狹的靠海边的街道到嚴島神社，經過無數的飯店，食堂和出賣各种各样紀念品、貝殼小裝飾品和島上風景画片的商店。对面山脚下是許多木蓋的旅館：這島是一個美丽的避暑地，是有錢的日本和外國的游客，特別是分布在日本全國的數百個美國陸海軍基地上的美國人常來的地方。

轉了个弯，嚴島寺的鮮紅的栋梁便突然展呈在眼前了。嚴島寺建立于十二世紀，屹立于傾斜的岸上，在漲潮時它好像浮在波濤上面似的。在海洋外面，与嚴島寺相對的，是鮮明的紅色木門，高达十六公尺，這個大門在日本好像成了游覽的

标識，而在一切游覽指南或廣告里都可以看得到。

在島上蒼郁成茂的草木之間，有另一个古代日本建筑上的出色的标本——一个建立于十五世紀的一个五層的高木塔。

从嚴島的最高点御山之頂，可以囊括無遺地飽覽周圍的山峰和小山以及無數的密布在日本內海的小島。廣島便遠遠地隱現在小山那邊的淺藍色的烟霧之中。

日本觀光局的巨大的公共汽車上擠滿了人。身着黑色和服和赤脚穿着木屐的日本老头兒、婦女和兒童們以及穿着釘有閃閃發光的銅鈕扣的制服上裝的學生們都向廣島進發。

公路的兩邊是一片整齊的長方形的稻田，間或有幾個村落，偶然也有孤零零的稻草蓋的高屋頂的農家茅舍。公路常常靠近海灣的沿岸，于是，漁船、工廠的烟囱和对岸依稀的輪廓这样一幅廣闊的画景便呈現在眼底了。在淺灘里，漁夫們穿着橡皮長筒靴從他們的網里采集食用紫菜，这种紫菜他們叫做“諾利”。

廣島的郊区終於在望了。这个城市現有人口二十五萬人，位于內海岸上本州島的西南角。

当公共汽車疾駛过公路兩旁的小小的用隔板搭成的屋子時，旅客們便靜悄悄地從窗外望出去。沿途到處都是幼弱的樹木。各种東西都帶有貧窮和淒涼的痕迹。

我們的同伴中有一个名叫尾形喜三郎的學生，他告訴我們廣島的悲慘故事。这个都市曾經有一度是一个有着許多小工廠和工場的热鬧的商業中心，手工業也很發達。居民們主要以商業、手工業和漁業为生。

十年以前（一九四五年——譯者），在八月六日这一个晴朗的早晨，有三架美國B—29型重轟炸機出現在天空。平常，美國人总是轟炸廣島周圍的軍事目標集中的地区，所以人民平靜地出去干他們日常的事務，不大注意飛機。

八点十五分有一架飛機投下一顆炸彈，便迅速地轉了一個彎，并以最快的速度飛去了。

这个炸彈在廣島醫院上面約六百公尺的高度爆炸了。

在歷史上，第一次把原子用作戰爭的武器，这还是第一次。三頂帶有自動的無線電裝置以記錄爆炸活動的降落傘同時投下。

“每一件事都安排得如像軍隊里的試炮場的試驗一樣”，尾形喜三郎說。“唯一不同的是在於目標不是軍事目標，而是一個和平的城市。結果就是那樣。”他接着便指點着公共汽車的窗戶外面。

公共汽車駛到廣闊的御幸橋。它的堅固的石头欄杆被炸壞了。在橋的左面，是一大堆廢墟，這廢墟是工業促進廳的遺址。那大廈的支架及其混凝土牆的殘垣在廣島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環繞着被爆炸的這所大廈，建立起來了一道圍牆——它被當作八月慘劇的紀念物而加以保存。

在跨過這座橋并駛過幾條街道以後，那公共汽車便在一巨大的空蕩蕩的廣場上停下來了。在廣場的遙遠的一端，是原子彈犧牲者的紀念碑——一個低低的、拱門似的混凝土建築物，它建築在一塊厚厚的石板上，石板下面是在這個悲慘的日子里慘遭殺害的千萬人的名單。這個紀念碑地略高出於地平面，前面燃燒着一個不滅的香火。

一個年老的日本婦人慢慢地走到這個香火前面來，靜靜地跪着，久久不起。然後她從一只小包裏取出幾支小祭香，把它點上插在鋪滿着香灰的沙土上。黯淡的藍烟在日光下幾乎看不出來，在空中繚繞。過了一會兒那個婦人站起來，慢吞吞地向馬路上走去，那里有一個老头兒和一個小孩子站着等待她。也許紀念碑下千萬名字之中有了一個人的名字是這個老婦人所心愛的人——丈夫、父親或孩子。

各種不同年齡、職業和社會地位的男女都到紀念碑前來

默默致哀。在他們之中，我們看到顯然是从远道來的一群農民。人們从日本各地到这块靜謐的紀念碑面前來向他們的同胞致哀。

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游客，他們到这里來是受着莫名其妙的好奇心所驅使。廣場上停着一輛塗着“美軍”字样的大型的深綠色的公共汽車，一群穿着窄小的海藍色制服的美國海軍陸战队圍繞着这混凝土的拱門，开始以紀念碑为背景互相拍照。

我們參觀了一所靠近廣場的小房子——原子彈博物館，并看到它的可怕的陈列品：被高热所熔化的石头，花崗石碎片上貼着的燒焦了的人体，爆炸时的照片以及可怕的被燒坏的面目全非的人的照片。

轟炸造成多大的破坏，看到廣島在它剛剛被爆炸后的狀況的模型，便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几乎在爆炸中心半徑一英里以內的所有建筑物都被破坏了。

一个年老而頗有礼貌的日本向导告訴我們原子放射能对混凝土、鋼鐵、木头和人类的影响。廣島原子彈轟炸的牺牲者有許多人都是被燒死的。

“在廣島遭到原子彈襲击的时候，那兒究竟有什么軍事目标呢？”有人問道。

向导顯然被这些問題困惑住了。在游客之中有一隊美國海軍陸战队也在傾听談話。从軍事上的观点着眼，对人口密集的和平时城市進行原子襲击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这只是普通的常識。尤其是苏联参战后会使日本的投降成为几天以內的事。在廣島投擲原子彈是对毫無防御的市民的慘無人道的試驗，旨在对全世界人民造成恐怖。一九四五年美軍登陸日本以后，立刻就有許多原子学家和軍事工程师到达廣島，这决不是偶然的事。他們是到这个受害城市里來的第一批美國人。

“这个城市是他們第一个大規模的試驗場，”當我們的公共汽車開始回去時，有一個日本人說道。“看吧，他們依然在這裡進行他們的試驗。”

我們路過一個用鉄絲網隔開的巨大的地區，在鉄絲網的後面是蓋有半圓形屋頂的飛機庫似的兵營，這些兵營就是美國的試驗室，對廣島進行原子轟炸的影響就是在這裡進行研究的。

“美國將領們甚至正在把富士山變為演習場。”另一個遊客說道。

“是的，但是他們卻受到反抗了。”他近旁的一個人插嘴道。

我們曾經在報上讀到關於這一神聖的山峰腳下最近所發生的事件的報道。美國軍事當局在富士山的附近建立試炮場，炮彈在山坡上爆炸起來。有一天，附近村庄里數百個憤慨的居民闖進試炮場，並在大炮的周圍舉行靜坐抗議。

過了不久，山梨縣的工會會員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人加入了農民的隊伍。儘管美軍司令企圖把這件事輕描淡寫地說成是“小風波”，但是他們終於不得不表示讓步，於是富士山區的大炮演習遂告停止。

正像廣島是日本人民不久以前的悲慘遭遇的象徵一樣，那閃耀在太陽光下的白雪皚皚的山頂是日本人民現在爭取和平的鬥爭的象徵。

公共汽車內的討論繼續下去。

“去年，他們在太平洋上爆炸了一個氫彈，”坐在我們旁邊的一個從古屋造船廠來的工人說道，“這一次又是我們日本人、愛好和平的日本漁民遭殃。其中有一個人，久保山，死于放射性灰燼的感染。”

*

*

*

在我們旅行日本期間，我們看到這個國家的公眾輿論一

致地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氫武器。这个要求同样得到了日本國会的批准。到六月間，有二千四百万以上的日本人民在禁止原子彈和氫彈的呼吁書上簽了名，征集簽名运动决定于八月六日——廣島受到原子彈轟炸十周年紀念日——完畢。这一天將被定为反对核子武器的斗争日，國際反对原子彈和氫彈大会也定于这一天在廣島召开。在这个第一顆原子彈曾在这里爆炸的巨大的廣場上，从許多國家來的代表們將看到廣島牺牲者的紀念碑并將讀到代表日本人民而刻在紀念碑上面的簡單的題銘：“在这里安眠吧；因为我們將永远不再重犯錯誤。”

（譯自“新时代”，一九五五年第三三期）

会晤日本工人

伊·契列德尼欽科 布·契科寧

“总評”这两个字，每一个日本工人都熟悉。它是日本最大的工会組織“日本工会总評議會”的简称，會員約有三百万。我們剛一踏足到日本國土，就看到“总評”这两个象形字顯著地寫在招待委員會人員所举着的旗帜上。招待人員中間有总評主席藤田藤太郎和总評的执行委員們；日本產業別工会會議主席吉田資治，和东京各工厂的工会領導人和工人。

等我們到旅館里安置好了的时候，天色已經破曉了。太陽从山后探出头來，我們窗戶下面的花園里，鳴蟬在那里高唱着。这样我們似乎再睡覺也沒有什麼道理了，特別是听到門外輕輕的敲門声，給我們作向導的工会職員北川來了。

正午的时候，我們乘飛機从东京飛往大阪这个大工業中心，我們在这里的預定日程中有參觀工厂以及同工人見面。

虽然大阪機場是日本最大的飛機場之一，在那里却看不到几架日本客机。可是美國的飛機倒是很多，机身上漆着巨大的英文字“美國空軍”。

當我們离开飛機場的时候，我們的汽車驟然地停了下來。車子被兩個士兵——分屬於美國和日本憲兵隊——攔住了。直等他們驗过司机執照以后才准我們開車。我們的日本朋友們痛苦地對我們說：这个飛機場已經變成美國的軍事基地，日本公民得不到美國衛兵許可就不能進去。我們看到美國士兵所住的一長串的營房，還有在不很远靠近公路的地方，他們進進出出的一些娛樂場所。其中有一家挂着一個大招牌“紐約

酒吧”。

那天晚上，我們應當地總評主席中橋之邀，出席了一個工會鬥士的集會。這次集會是在“工人之家”里舉行的。這是市政當局修建的一所堅固的建築，任何工會都可以租用里面的一些大廳，舉行會議、宴會以及其他儀式。

約有一百個大阪和尼崎的工會幹部已經聚集在那里等着和我們見面。

“這是一次不平常的大集會，”中橋告訴我們說。“但是，你們知道，在整個日本勞工運動的歷史上，你們是第一個到我們國家里來訪問的蘇聯工會代表團。”

正式給我們作介紹的是國營鐵路工會大阪分會主席廣田弘藏。他說：“我們得到這樣的机会歡迎從蘇聯來的貴賓們實在是非常榮幸的。你們的訪問証明了蘇聯工會要求在各國之間促進友誼與和平的真誠願望。我們保證我們也要盡一切力量來維護和平。”

私營鐵路工人同盟代表伊藤夫人發表了一篇動人的演說。她說日本婦女和蘇聯婦女並肩努力，爭取友好、和平和孩子們的幸福，她要求我們把這個意思轉達給所有的蘇聯婦女。集會結束的時候，已經過了午夜很久了。

在大阪的兩天時間里，我們的主人們帶我們看了很值得一看的地方。我們參觀了吹田站的調車場，這是日本最大的調車場之一。我們也參觀了日冶的一個鋼鐵廠。的確，我們沒有參觀車間，因為從管理處得到的許可剛剛在我們到達之前取消了。應該說，在我們訪問期間，除了朝日印刷工廠以外，是不許可我們參觀任何私營工廠的。從另一方面說，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則非常謙恭而殷勤有禮。

*

*

*

在我們回來的時候，在東京飛機場上我們接到一家煙廠——日本最大的國營企業之一——里的工人們的請帖，邀

請我們去訪問他們。

那个工厂的工会委员会主席增子，在今年五一劳动节时曾经到过苏联，因此他和他的同志们把我们当作老朋友来欢迎。

这个厂子里有几幢磚盖的大楼。

“我们的工会委员很能干，”一个工人对我们说，“因此我们的情况比大多数的工厂都好。”

我们跟一个高个子、壯健的看机器的青年谈起话来。他在这家工厂已经干了差不多有三年了，晚上还到一个大学里读夜校，上夜校一年的费用是两万日元。他的工资约有百分之四十都缴了房租和捐税。吃饭很贵，因为他的大米配给量只够二个星期之用，不够的部分就得出高价到黑市上去买。

工厂鸣笛下工吃饭了，我们的谈话因此中断。停工的时间是四十分鐘，所有的工人都排着队走向食堂。我们跟在后面。

我们看到所有在工厂里工作的人——合計在一千人以上——都坐在擺得和飯廳一样長的狹窄的桌子旁边。苏联代表团出现的时候受到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个工会干部致了几句欢迎词，这些话被“日苏两国人民友好万岁！”“和平万岁！”的呼声淹没下去。

*

*

*

我们乘火车到广岛去。几天以来笼罩着天空的阴霾的风云消散了，在温和的南方日光的映照之下，景色显得十分美丽。那些长满着可爱的樹木的小山丘由灰色变成一片青葱翠绿。

农民头上戴着宽边的大草帽，点缀在铁路两旁的稻田里。广告牌不断地从窗外掠过。在日本，广告宣传已被外国商人壟断了，连铁路附近的山上都有广告牌，看起来实在煞风景。铁路不时地沿着海灣的边缘走，人们可以饱览大海的风光，以

及远处的游艇和張着白帆的漁船。

在廣島，有工会干部和許多当地的新聞記者來迎接我們。从車站一出來我們就去游覽市区。这个城市大体上是重建起來的，乍一看來似乎根本没有什么破坏。但是使人印象特別清楚的是这个城里几乎完全看不到綠意，虽然在战前廣島是日本綠蔭最多的城市之一。

离車站不远有一所高大的、毀坏了的建筑物，上面盖着一个圓屋頂。有人告訴我們說，就在这所楼房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第一顆原子炸彈爆炸了。这所大楼仍然原样地留在那里，未加修理，留作紀念。

从这所凄慘的殘破遺址，我們走向一个大的廣場上，这里有为原子彈牺牲者修建的一座紀念牌坊。牌坊是用水泥建造的，形狀类似一座帳篷，兩面都开着，前面放着一只香爐。

我們剛要走到紀念牌坊前去献花圈的时候，前面來了一个上了年紀的妇女和她的女兒。她們到香爐前面就跪下來，一直在那里跪着靜默了有二、三分鐘，然后才站起來把香插到香爐里。与來的时候一样，她們又默默無声地走开了。

献了花圈以后，我們步行到博物院去。那里的展覽品——燒焦了的人骨、殘留下來燒焦了的衣服、遍体遭到燒伤的人身照片——看起來实在可怕。这里有一个模型，塑着廣島在原子彈轟炸几天以后的狀況。到博物院里參觀的人很多，有青年人、老年人，甚至还有兒童。

廣島有許多居民到今天还依然因为原子彈爆炸的后果而遭受着痛苦。有的人还住在放射性綫医院里。这个医院有几个医生曾經來訪問过我們的代表团。他們告訴我們医院里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并談到日本医生从苏联医学著作中所得到的宝贵的帮助。

廣島有許多大工厂，厂里的工人都团結在一个有战斗性的工会組織里——总評廣島分会。我們參觀了一个機車修理